

沙汀文集

第五卷

短篇小说 (1945-1984)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第五卷

沙汀文集

短篇小说 (1945-1984)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汀文集. 第五卷, 短篇小说: 1945—1984 / 沙汀著.
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411-4762-3

I. ①沙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沙汀 (1904—1992) —
文集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0719 号

沙汀文集 第五卷

DUANPIANXIAOSHUO: 1945—1984

短篇小说: 1945—1984

沙 汀 著

责任编辑 王筠竹
编辑统筹 卢亚兵 金杨淩
封面设计 叶 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王 冉
责任印制 唐 茵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9mm×210mm 1/32
印 张 13.25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62-3
定 价 110.00 元

字 数 350 千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目 录

春 朝	(001)
两兄弟	(015)
替 身	(025)
访 问	(036)
范老老师	(046)
呼 嚎	(058)
苏大个子	(070)
催 粮	(082)
烦 恼	(093)
李虾扒	(101)
生 日	(110)
钟 傲	(119)
选 灾	(128)
医 生	(136)
酒 后	(145)
退 佃	(153)
意 外	(161)
炮 手	(169)

减 租	(178)
归 来	(187)
控 诉	(200)
母 亲	(211)
堰沟边	(220)
过 渡	(233)
老 邬	(247)
摸 鱼	(258)
开 会	(267)
在牛棚里	(278)
风 浪	(288)
下乡第一课	(300)
夜 谈	(309)
欧么爸	(319)
你追我赶	(330)
假 日	(344)
夏 夜	(358)
一场风波	(372)
煎 饼	(388)
五千斤苕藤	(402)
夜 市	(412)

春 朝

微弱的曙光从小窗口射进来。室内的光影还很模糊，那些一堆堆大小不等的浓黑的影子，只有借了习惯之力，人才可以确定那是一些破旧的衣箱、立柜，或者一只收藏梳头用具的黑漆匣儿。前地方法院推事崔子勋的寡妻，已经一下子醒转来了。

因为深信一切罪恶往往发生于白昼黑夜互相交替的时候，好久以来，她总是天见亮就醒了。虽然她所得到的消息，迄无一点响动证明其为可靠。而且，她又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并不比得一个乡下普通妇女，容易弄得张皇失措。她坐起来，披上衣服，竭力在和自己的残余睡眠斗争；一面也倾听着，看看四近有什么可疑的声响没有。

那个睡在另外一张床上的用人，就像发梦癫样，也一下坐起来了。她算得推事太太的本家，丈夫被抓去当兵去了，于是答应了她的伯娘的邀请，搬来帮她做活。她是强壮的，多少带点戇气。她伸出手臂很响很响地打着呵欠，一面用了瞌睡而幸福的声调喃喃自语。

“哎呀，就咬得人打了一夜的更！”她嘟哝着。

推事太太带点恼恨，叹息着苦笑了。

“一晚上就打鼾到天亮，她倒还像没睡够呢！……”

“你不晓得，我就做了一晚上的梦！”

“屁股没有盖好！”

“老实的呢！”那用人认真地说，“我梦见‘他’回来了！肩头上挂

着两个金晃晃的牌子。一下又不见了，一群人就那么胡乱地叫，抬着一乘滑竿，空的，没有人坐，铺着朱红毡子！……”

“总是老大做了官，接你去当太太的嘛！”推事太太嘲弄地说。

“不，不，他们是来抓二兄弟的！你披头散发的，又在哭……”

“我倒没有那么伤味！”

推事太太生气地截断她，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。

“你们这些人呀，真没见识！”推事太太忽然又叹息了，“老二又没杀人放火，一个读书人，只是给那些黑心肺使了坏啦！过一会就会松的，没有啥了不起。你看上一回吧，才几句话，我就把那些人推送走了。……”

女用人没有张声。从那兄弟的举止看来，她也相信他不至于为非作歹。

“自然，”推事太太忽又叹息着说，“尿泡打人不痛，臊气难闻！”

“要是伯伯在多好呵！”女用人又是骄傲，又是惋惜地说，“只要他说句话……”

“是他在么，我们又不会回到这个鬼地方来了！”推事太太紧接着说，十分败兴地叹了口气，“我们自己倒还要发签票拿人哩！人死了一个钱不留，还要处处受气。早知道这样么，我就叫他在外面去混好啦！……”

这所谓他，是指的那儿子；虽然他回来是为养病。

“老实讲，他又不是汉奸，”她愤愤地接着说，“还在前线替国家做过事呀！……”

远处有狗嗥叫起来，屋子里的东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

两个已经醒来的人，互相凝神地面对面望了一眼，于是那用人赶紧弄好鞋脚，打开门出去了。这是推事太太教过她好多次的，每逢一朝一夜，有狗嗥叫起来的时候，大家便得特别留神，以防意外。

“我出来你才开大门哇！”推事太太严重地叮咛。

那用人出去不久，她也穿着好起床了。

推事太太已到中年，瘦长，憔悴，眼瞠以及鼻梁周围，点缀着密密麻麻的雀斑。她扣好灰布长袍的纽扣，一面瘸着小脚，往堂屋里走；不住打着睡眠不足的呵欠。当到了堂屋的时候，她在左首房门边停下来了。

“不要睡得太大了呵！”她喃喃着，审视着那倒锁着的房门。

她的口气有点近于自白，仿佛只是信口道出自己的想念似的。最后，她就跨出堂屋去了。这是一所已经朽败的四合院房子，正屋只剩有一些骷髅似的梁柱，没有屋椽以及盖瓦；四面撑着几根未尝去皮的杉木，以防倾倒。只有她自己住的横屋还是好的，虽然同样在倾颓了。

每一环顾这个荒废的老屋，推事太太总是感慨万端。

“弄成这个样子了！”她自语着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她是三年前才从成都搬回老家来的。那时候都市里的生活骤然高涨，还得随时担心警报，儿子又到华北敌后打游击去了，女儿出了嫁，于是她就借着疏散的机会回转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，守着一份小小祖业过活。

那用人从那破门堂屋里钻出来了。

“是给萧二大爷砍树子的。”她报告说。

“那你就把门打开来啦！……”

她们一同走出大门去了。

门外是一片废地，现在是菜园子，种着莴笋、菠菜，以及葱子。几株留下来做种的白菜长得又高又大，正像童话里的芭蕉一样。当路的一面有着一列柏树，在那些未经砍伐的枝柯的荫蔽之下，那门道看来更暗淡了。门枋上悬着一块金漆已经剥落的污黑横匾。

推事太太在门道边停下来，一面指点着女用人采择蔬菜。

“将来真要找条狗来喂起才方便呢。”她叹息说。

“伯娘！”那用人忽然伸直腰站起来了。

她显然想说什么，但她忸怩着；随又憋气地笑了。

“伯娘！他们说没有拜过堂就生娃娃，不吉利呢！……”

“说你傻你倒还要犟呢！——真是脑筋简单！……”

“你用手来摸一摸喳？”

“真的在动呢！……”

停停，那女的忽又发出一种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的哼哼声。

“我真有点害怕呢。”她胆怯地说。

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每个人都要经验过一次的！……”

那男的依旧带着一点渴睡的、满不在乎的乐观腔调。而且，已经抽回了手，已经转过身去，沉浸在那种青年人特有的，春朝的浓睡里面去了。虽然这种酣睡又若有若无。

然而，那女的，却是愈来愈清醒了。她是因为胎儿的悸动醒转来的。其初，她感到一种母性的喜悦，以及那么一点害羞。她曾经在战争的烽火里驰骋过来；当其设想到家庭之乐的时候，她总认为这是不可能，不应该的，而一转眼，她可又不能不跨上那为一般妇女所走的道路了。

现在，她更面对着那个迟早即将来临的分娩的痛苦。这种危险的预感，已经苦恼过她若干次了。这不是没根据的，这是荒僻的乡间，找不出一个具有近代医学知识的产婆，或者医生，一切只能听其自然！……

一发觉她的爱人，也是她的伙伴，又已睡去，她几乎生气了。

“在你看来自然是不要紧，”她唠叨起来，“吃苦的不是你啦！……”

他没有回答，平静的睡颜上掠过一丝幸福的笑影。

“还有三个月了，”她更加大声地说，“一没医院，二没医生，连看护都找不出来一个！……”

“哎呀，到时候妈会给你想办法的！”男的略略感到厌烦地说。

他并未睁开眼睛，他的声调像在说着梦话。

“真是奇怪！……”

一会，他呵欠着，浮上微笑，把眼睛睁开来了。

“一个连火线都敢上的人怕生孩子！……”

“那样会说，你也来试试嘛！……”

她生气地说，随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你就专会说风凉话的！”她又十分生气地加上一句。

“不是风凉话，如果是办得到，我真想替你生呢！”他也忍俊不禁地笑了，乘着兴头一下坐了起来。

他穿着一件袖口的松紧已经失效、手拐上有着两个破洞的统绒汗衫，面孔很瘦很黄，鼻子高高的，剪得很短的头发披拂着高朗的前额。他微笑着，握着她的肩头，强要使她望他转过脸来。

“你听！”他逼视着她，举起一根指头来集中她的注意。

“我才懒得听你的呢！”他一松手，她又重新地把脸转过去了。

然而，这却并未叫他扫兴，他迁就地翻身过去，重又正对着她。

“你听我说，我想出主意来了！”他愉快地说，用了双手捧着她的下巴，“等两个月我们索性到重庆去！你生产了又转来，或者索性不转来了！……”

“小孩子呢？”她怀疑地、赌气地问。

“你好老实！请姊姊找人送回来就是了啦！……”

他微笑着，贪婪地盯着她的面孔，她那露在被外的隆起的胸部；但是她叹息了。

“这自然是好，”她败兴地说，“不过，要是路上发生点岔子呢……”

“你真想得周到！……”

收回那双捧着她的面孔的手，他也觉得扫兴了。

“凡事都像你这样想得周到，我们也不必再到前线去了！”他又说，已经不再凝视着她，“那里每天都有伤害，都有死亡，可是我们依旧去

过一次，又回来了。而且依旧是个整人，并不缺少什么。而且……”

他原想加上句笑话来转换空气：而且多出一个孩子来了。但她没有让他再说，截断他道：

“前线是前线！就在那里把命丢了也报得出账！……”

“你忘记了，我们是有特别国情的呢！……”

他嬉笑地说，但却又忽然显得愁眉不展了。

他想起了回来以后他所继续不断招来的麻烦，以及目前这个尴尬可笑的生活：好久以来，他们就这样倒锁着房门睡觉了。他们戏称这个叫作自我监禁。当第一次碰见坏蛋们来打麻烦的时候，他原想就走的，因为妻子的分娩，自己的健康也尚待恢复，这个想法结果只好撤销。……

“早知道这样，真是不该回来！”那女的忽然喃喃地说。

他懵然一笑，随即把自己的阴暗念头抛掷开了。

“少婆婆妈妈点吧！”他解嘲地说。

“可惜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事实！”

“我倒也并不以为这是幻想。可是，另外一个事实，你忘掉了！还记得小邬吗？这家伙在陈庄好狼狈啦！刚才发作，敌人就赶到了，要不是老百姓掩护，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！”

“单凭这点，她也比我们处境好些，至少有人同情！”

男的掀开嘴大笑了，他勾下身子，含笑地望定她的眼睛。

“难道我们周围就尽是敌人吗？”他问，“老太婆总不错吧？”

于是，她也纵声大笑起来，因为由这提示，她忽然想起那个急想有个孙儿抱抱的母亲所做的一些趣事来了。推事太太早已忙着准备尿布、围裙，昨天忽又异想天开，把儿子小时候的旧货全部翻腾出来……

但她忽然停止住笑，显得突异地坐起来了。

“给你说过了不在家啦!”推事太太第三遍大声说。

这句话，是她同儿子、媳妇早就约好了的，这暗示屋子里已经闯入了什么不大可靠的家伙，他们应该特别当心。她大叫着，又恨恨地瞟了一眼那个站在厨房门口惊慌失措的女用人，她的侄儿媳妇，担心她露出破绽。

然而，这正如警报之于敌机一样，那闯入者可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罪恶意图。

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”那人含糊地说，一径走向厨房边去。

“嗨！难道我还会骗你么？……”

“不要紧的！老太婆呢，你去叫他出来！”

就这样各说各的，两个人已经面对面站住了。

这是一个身材很矮的胖子，黑色呢帽，哗叽圆口便鞋，薄棉袄上罩着一件灰色阴丹布单衣。他是那样的肥壮，整个身体看来正像一个肉蛋。他是区署的指导员，个多月前，他就曾经跑来造访过一次。

他微笑着，显出一副精练圆滑的神气，竭力想使他的对方入彀。

“确实没有关系！”抬抬车胎一般的下巴，他又貌似诚恳地说，“只问他几句话！”

“可是，他早就给你们赶起走啦！”推事太太愤怒地回答。

指导员没有张声，松一口气，于是他含有深意地笑望着推事太太，好像已经看透了对方的诡计，或者正在看透对方的诡计。而由于这个充满了诡诈、自信、猜疑和邪恶的快意的凝视，推事太太忽然觉得很不自在，很不好受合了。

为了使得自己镇静，她把视线避开，大着胆冒险说：

“总之呵！要是不信，你自己去搜好了！”

“难怪！”胖子猝然大彻大悟地说，而且十分愉快似的笑了，“你以我是来抓他的呢！这就未免误会得太凶了！……简直误会得厉害！……哈哈！幸得我连人没带！……”

推事太太半信半疑地看定他，但她随即非笑地叹了口气。

“管你要抓他也好，不抓他也好，总之是不在家！”她沉吟地说。

“可是，前几天还有人看见他呢。”胖子说，大有讲究地点着下巴。

“恐怕是把鬼看见了啰！”

“鬼倒不是，是你们大少爷！”胖子同样用调笑的口气说，“穿的海苍蓝衫子，车胎底子的皮鞋，跟着你们少奶奶一道在逛田坝，少奶奶快要生了，对吧？……”

“叫你们没露面不肯听啦！”推事太太愁蹙地想。

“东岳庙唱戏，他们也去过的，”胖子的口气更得意了，“并且……”

“你真说得像哩！……”

因为发觉来客的叙述有了破绽，推事太太忽然显得很开朗了。

“给你说吧！”她愉快而又严肃地紧接着说，“你就再诈，也许不出个所以然来的！”

“为什么要诈？用不上啦！……”

胖子掩饰地说；停停，于是变了腔调，有类央求地继续说下去道：

“这样好吧？要是你不放心，让你们仔细商量一下，我又再来讨回话好了！愿意见面，就见面；若果是不愿意呢，我车身就走！你怕我非见他不可么？我还没有那么脸长！”

他征询地望定对方，等待着回答；推事太太非难地笑了。

“你说了一长串，”她笑着说，“真像我把人藏起在呢！”

“不是藏起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不愿意会生客。”

“吓！这才怪呢！”推事太太有一点生气了，“你还要我画个滚身图么？！”

“好吧！你既然这样不相信我，我走好了！”

做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模样，胖子似乎决定了不要再打麻烦；但他刚才转了个身，随即又停下来，一面自怨自艾地说：

“一个人不相信人，就没法了！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，接着却又转过身来，翻眼望着对方一笑。

“不过说句老实话呵，”他几乎一字一板，带点警告地开口了，“你们这样下去，会把事情弄得来更糟的！今天躲起，明天躲起，给你说吧，就是一个正人，也说邪了！……”

他顿住，于是诡诈地一笑，很像讨好一样挨近推事太太。

“嗨，这样好吧！”他矜持地低声说，“他不见面也不要紧，你叫他把前回我请他写的那个东西寄来，这该算轻松吧？知道么，这样一来，上面也就不再追了，我也少跑些冤枉路！”

推事太太怀疑地向他审视；胖子装模作样地摇头叹气起来。

“这碗饭真够吃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又吃力，又不讨好！……”

他又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，于是非常亲切愉快地望定推事太太。

“怎么样，我看就这样吧！”他津津有味地说，“你给他说……”

“可是他早就走啦！难道还要我说一千遍么？！”

胖子的脸色忽然变了，罩上一层恶毒的冷峻，他截然地说：

“你不要太不通商量了哇！一个人要识好歹。”

“可是认真是走了啦！……”

那两个青年人，早已清醒白醒地坐起来了，并且领悟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不仅因为他们已经听见了老太婆约好了的暗号，那个闯入者的口音，他们也已认辨出来。因为在他们极其有限的熟人当中，就没有人具有这种狡诈多变的腔调，而在个多月前，他们又早已领教过了。

然而，虽是如此，他们却也并未感觉到怎样慌张。首先，这样的险境，既然已经经历过一次，于是存了点侥幸心，以为对方一样不会猜透他们是住在这一间倒锁着的房间里的。其次，当在游击区域的时候，比较这个更为严重的局面，他们都曾经遭遇过，因而目前的情形真也算不了一回事。最后，这一次他们早有准备，并非完全出于意外。

起初，他们屏神静气，仿佛呼吸重点都会走漏风声。虽也间或交谈句把句话，但那是耳语，几乎和不说话没有分别。而大半意念的交流，则是依仗手势、表情和眼色的。但当老太婆继续发出庄严坚决的言辞以后，他们也就变得来更放心，更胆大了。当然多少也有一些听天安命的心情。

他们不断给外面的争辩加一两句批语，虽然声音一直放得很低。

“混蛋！”那女的忽然从齿缝里叫出来。

这时候，那个闯入者正在开始玩弄着狡猾，而在几分钟前，因为老太婆的回答的干脆，胖子的哑口无言，她却以为他会就此灰了心的。因此，她生气起来，而且感觉到一种生理上的嫌恶之情。

那男的深知她是一个火炮性子的人，他故为幽默地笑了。

“你现在才知道么？”他玩笑地说，“不混蛋，他又不来吃这碗饭了！……”

他的打趣照例又生了效，但她仅仅强笑一声，随又蹙蹙了脸，一双眉头锁得很紧。

“早知道这样硬不该回来！”她叹息着，充满烦忧地低垂了头；但她忽又扬起脸来，恼怒不平地说了下去，“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，但我相信，我们的矛盾斗争恐怕要算全世界第一了！尖锐、复杂都数第一！……”

她顿住，于是摇一摇头，随即把脸冲向他去。

“你说，这样下去怎么了呢？”她呼吁说。

“你放心！早已经注定了！”他的声调依旧轻松而又愉快。

“注定了同归于尽！”她嫌恶地说，毫不自觉地稍稍放开了嗓子。

那男的噓了一声，同时，带点恫吓地望定她。

“这不是开讨论会呵！”他拖长着声音说。

于是，女的感觉失态似的笑了。但她随又蹙蹙着脸，环顾着，显然还未有效地捺下她的愤怒。而由于目前甚至连发泄一下愤懑都不可

能，她就更加感觉得处境的尴尬，而且更加不快意了，以至于向他迁怒起来。

“顶凶，抓去枪毙好啦！”停停，她愤然作色地说。

“不会！不会！白吃几年，白住几年也就够了！”

“这样倒爽快得多！”

“但是这犯得上吗？”他反问。

“想起来真气人呵！”她没有回答，但却躲闪似的，又笑又气地说了；显然已经反省到了自己的徒闹意气，“我倒觉得那些汉奸比他们还好点，至少干脆把本相露出来了，同敌人合作，就同敌人合作，并不挂羊头，卖狗肉！”

“照你这样说来，卖臭豆腐的要算最坦白了！……”

他的打趣这一次触恼了她，她截住他说：

“我不要听你这些噱头！”

她嫌弃地把身子一扭，回避开他；而他立刻为忧郁所笼罩了。他原也具有同样的不平，愤懑，但他比她老练，而且明明白白感觉到一种可能的意外：若果他不尽力约制自己，以她的气性，这就无异于火上泼油，她会做出鲁莽举动来的。然而现在，他却已经没办法装假了！……

他们沉默着，没有谁再张声，也没有谁认真留心室外的争辩。

“是的，噱头！”终于，苦笑一声，他自言自语说了，“若果大家活得出来，等得到胜利，十年二十年后，小孩子也长大了，我们有一天向他说，抗战当中，我们曾经在前线如何抵抗敌人的扫荡，回到家里养他的时候，又如何大吃其苦：我想，他一定不肯相信，以为这个是噱头呢！”

“像你这样说那倒值得我们骄傲！……”

那女的爽然若失似的叹息说，随又笑了，仿佛说了一句趣话。

“你这样想就对了！”那男的接着说，“这样想，你就不会再抱怨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她生气地问，同时扭转脸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重复说，“因为这样一想，任何挫折对我们都会变成家常便饭！……”

“又是噱头！”她说，重又把脸车开。

“不，我说得很严肃哩！”他愁蹙地说。

略一回顾，她好奇地望定他：眉头蹙着，微驼着背，双手抱住膝头，他的神色确乎庄重，一点不像开玩笑；但在一刹那间，忽又变了，他顿然伸直了腰，而且立刻换上一副专注而又紧张的神色。

他听见了奔跑声和母亲的喊叫。

“我问你哟，我屋里是贼窝子吗？……”

推事太太重复着大叫，但胖子却已不再回嘴，跑出去了。

胖子是跑出去叫他那几个埋伏在外面的所丁的，因为看出他的花言巧语一无效验，他发火了，决定了来一番严格认真的搜查。即或抓不住人，至少容易回去交票。此外，他想让老太婆受点骚扰，她顽固得太讨厌了。

其初，推事太太还以为这是一个新的恫吓，她同他大嚷大闹起来，现在，她却有一点畏怯了。因此，当那肥胖的身影刚一消失，她就哆哆嗦嗦地急奔向儿子的卧室边去；但她在中途停下来，胆怯地环顾，又怕露出破绽，又怕失去时机，而她终于战胜了她的动摇狐疑，一直到了那个有着一小堵牛肋巴窗子的泥壁下面。窗子很高，罩着一幅蓝布。

她尽力地踮起脚，于是用了压抑而又有点嘶哑的嗓子喊道：

“去叫人搜查来啦！……”

她接着又赶快回头跑，一面颠三倒四地发着碎语，意在掩盖一下她的行径。因为无论如何，她总觉得胖子正在跨进大门，而她的诡秘立刻就会败露。但当她转回原地的时候，那胖子确乎已经在侧门边出现了。